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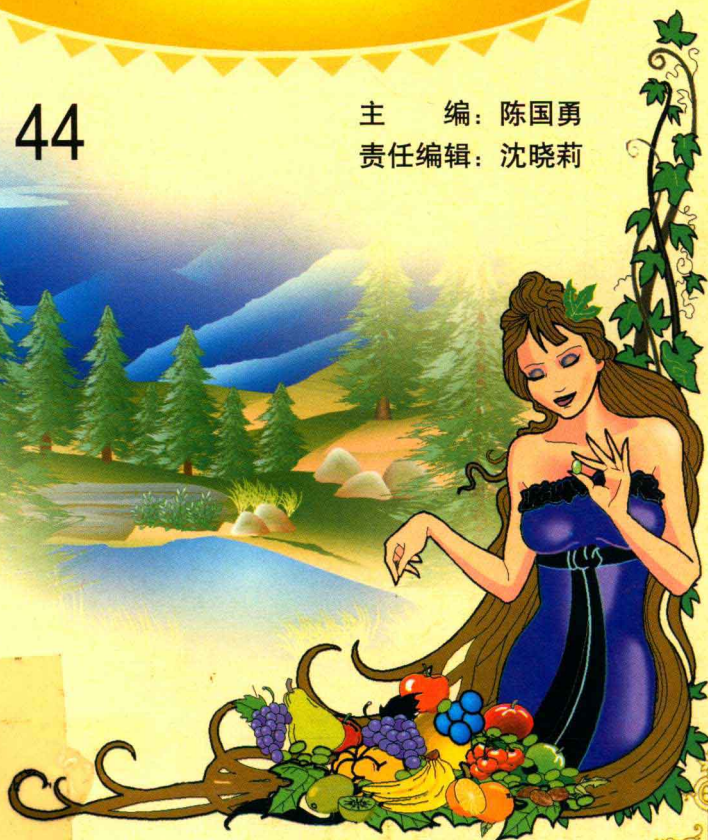
XUESHENG BANK EWAIBIDUCONGSHU

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海底两万里(下)

44

主 编：陈国勇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·中外文學小說

海底兩萬里

(下)

本書編委會

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	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编 者	陈国勇主编
出版发行	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389.975 印张
字 数	7658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7—5342—2732—1/E·1
定 价	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十、锡兰岛采珠人

从这里开始海底旅行的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以珊瑚墓地告终，场景感人至深，令人永生难忘。看来，尼摩船长将在浩瀚的大海中度过一生。他什么都考虑过了，包括死后墓地的选择，都已经在最难以进入的深渊中作了安排。那里将不会有任何怪兽来搅乱“鹦鹉螺”号壮士们的长眠。船员们生死与共。“与人世绝缘！”尼摩船长如此补充道。

对人类社会，他总是那样不信任，而且态度倔强，不屈不挠！

前面提到，那一夜我们被囚禁在舱房内，又被神秘地强迫入睡。联系到船长夺走我正在观察时用的望远镜，以及那名船员遭到无法理解的致命撞击，这一切不向得令我重新思考。不，尼摩船长不见得局限于回避人类！他那队威力强大的船员不仅服务于自由的本能，而且也用来实施可怕的报复！

可是，对此我没有证据，只是黑暗中依稀看到一点儿光亮而已。

再说尼摩船长似乎不怎么羈（jī）押我们啊！从“鹦鹉螺”号上逃走极少可能，他很清楚。表面来看，我们算不上俘虏，但事实上，在客气对待中我们却是真正的闪徒！尼德·兰从未放弃恢复自由的愿望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肯定会用来争取脱身。我也同他一样。另一方面，尼摩船长对我慷慨大度，让我获知“鹦鹉螺”号的许多秘密假若我不辞而别，并将秘密一起带走，他会不会后悔呢？对于他，究竟是怨恨还是赞美呢？他是一位牺牲者还是一位屠夫？我说不清楚。最后，坦率地说，这次海底世界环游已经有一个奇妙的开端，我希望在最终葛开他之前，完成这次旅行。我要观察替藏在地球海底的全部秘密，要看到前人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即使用生命来换取这种求知欲，也是值得的！

船在印度洋的波涛中劈浪前进。印度洋水面开阔，面积有五亿五千万公顷，海水清澈深邃，低头了望，使人头晕目眩。

不过，我知道“鹦鹉螺”号不久就会接近有人居住的陆地。如果有机会安全门逃，我为了满足个人的求知欲而牺牲自己的伙伴，那未免太残酷了。所以，有机会就应该跟他们一起逃，甚至导引他们，但这个机会会出现吗？

一月二十五日，大洋茫茫，什么也没有。下午五点左右，正是热带地区黑夜和白天交接的短暂黄昏，孔塞依和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，令人惊叹不已

洋面上有一种动作优雅的软体物，名称叫做船蛸(shāo)，生活在热水域。眼前游动的这一群数量成千万，是船蛸属中生活在印度洋里特有一种。它们非常美丽，以倒退方式行：海水先被吸入运动管，然后吐出，整身体就动起来了。它们长着八根触腕其中六根又长又细，漂浮在水面上；外两根呈棕榈(lǘ)叶状，迎风展开，像两片轻帆。我还清楚地看到了它们带螺纹的介壳。

“船蛸能自由地出入介壳，”我对孔塞依说，“但又从不离开介壳。”

“尼摩船长也是这样，”孔塞依的答很是中肯，“不妨称他的船叫‘船蛸’号好了。”

“鹦鹉螺”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中进了一个钟头。突然，不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，船蛸似乎受到惊吓，它们仿佛得到某种信号，所有的“帆”一下子收卷起来，“胳膊”也缩回去，身体退回介壳，从而使介壳重心变化而翻倒，整个“船队”都沉入水波中。这是刹那间发生的事，恐怕没有哪一支舰队在演习操练时，动作能如此整齐划一。

第二天，一月二十六日，我们在东经八十二度上穿过赤道，重又回到北半球。

大群的角鲨整天不离我们周围。这些可怕的动物在这一带繁衍，从而使整个水域充满危险。其中有一种叫菲律宾角鲨，背脊呈褐色，肚腹灰白色，口中有十二排列齿。还有一种叫睛鲨，脖子上有个大黑斑，环绕以白圈，真像一只眼睛。另外一种叫伊莎贝尔鲨，嘴呈圆形，身上布满黑点。它们力大无比，经常气势汹汹地撞击船舱客厅的玻璃，使人不寒而栗。尼德·兰咬牙切齿，他想浮出水面去叉这些怪物。特别是星鲨和虎鲨，更使他手痒痒的。星鲨口中长着一排排的牙齿，组成马赛克似的镶拼图；虎鲨的身躯长达五米，尤其刺激他。

但是“鹦鹉螺”号在加速前进，这些游动迅速的鲨鱼不久就统统被甩在了后面。

晚上，七时左右，“鹦鹉螺”号进入一片乳白色的海洋里。白色是月光造成的吗？不会。因为新月形成才两天，还在阳光未尽的水平线以下。天空虽然星光点点，但是跟白色的水面对照，仍显得很暗淡。

孔塞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问我何以会出现这种景象。很幸运，我知道原因。

“这种现象称为‘乳海’，在这一带水域经常出现。”

我告诉他，“它其实是宽广的白色水流。”

“先生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？我猜想海水并不会变成白奶呀！”

“不会，小伙子。”我回答，“使你惊讶的白色是水中亿万细微滴虫造成的。它们能发光，外形胶体状，无色，厚不及一根发丝，长不超过五分之一毫米。它们彼此连接，形成一片白色，绵延好几海里。”

“好几海里长！”孔塞依叫喊起来。

“可不。不过你不必去计算滴虫的数量，因为你一定算不清楚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有航海者曾经在乳海上航行四十多海里呢！”

一月二十八日，当“鹦鹉螺”号在中午时分浮出水面时，测得位置在北纬九度四分。从船的所在位置往西边眺望，约八海里远的地方出现一片陆地。我用地图一对照，发现它是锡兰岛，是印度半岛下端的一颗明珠。

尼摩船长也来看地图，他说：

“锡兰岛以采珠业闻名，阿隆纳克斯先生，您想不想去参观一下呢？”

“好哇，那还用说。”

“很好。这事容易。不过我们只能看到采珠场，看不到采珠人，因为采珠季节现在还没有到。”

尼摩船长又告诉我：“在孟加拉湾、印度沿海、中国海和日本海，都可以采到珍珠；但是产自锡兰的珍珠质量最好。每年三月是采珠季节。三百只船同时作业，每只船上有十名桨手和十名采珠人。采珠人又分两组轮流潜入水中。他们两脚之间夹着重石，一根长绳系住他们，与船相连。他们下潜到十二米深的地方采珠。”

“他们现在还用这种原始的采珠方法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啊，那些可怜的人不能在水下呆太久。”尼摩船长说，“采珠人在水下可以忍受约三十秒。他们得赶紧将采得的珠贝塞进一个小网中。一般来说，这些采珠人都短命。视力很早就衰退，眼角溃烂，遍体鳞伤，水下中风也是常有的事。”

“唉，”我说，“这是一个为了满足少数人兴趣的凄苦行业。”

船长建议我跟我的同伴一起去参观，假若有早来的采珠人，或许还能看到采珠作业的情况。

“船长，就这么办吧。”

“敢问一下，阿隆纳克斯先生，您怕鲨鱼吗？”尼摩船长突然发问。

“船长，坦率地说，我对这类鱼还不太熟悉。”

“我们带上武器吧，或许可以猎得一条鲨鱼。”尼摩

船长说罢头点点走了。

“得考虑一下，不能匆忙。”我自言自语，“跑到海底去碰大鲨鱼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鲨鱼的形象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想到它们的巨颚（è），特别是一排排尖利的牙齿，一下子可以把人咬为两截，我顿时感到毛骨悚（sǒng）然。然而，尼摩船长在提出这种令人为难的邀请时，口气却这么轻描淡写，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！

“孔塞依一定不愿意去，这样我就有借口不去陪船长。”我思忖（cǔn），“不过尼德·兰的态度难说。他天性好斗，不管有多大的危险，总是跃跃欲试。”

我拿起一本书来读，但总是走神，胡乱翻翻而已。字里行间，只见鲨鱼张开可怕的大嘴。

这时候，孔塞依和尼德·兰走了进来。尼摩船长同样向他们发出了邀请，他们却不知道可能要与鲨鱼打交道。

“先生，”孔塞依问我，“采珍珠危险吗？”

“不，”我急忙回答，“只要事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，就不会有问题。”

“这种行业有什么危险呢？”尼德·兰耸耸肩，“大不了喝几口海水！”

“就像你说的。尼德，”我试着学尼摩船长满不在乎

的口气，“你怕鲨鱼吗，坦率地讲？”

“我，怕它？”加拿大人叫起来，“我是职业鱼叉手，对付它是我的本行！”

“孔塞依，你呢，你觉得鲨鱼怎么样？”

“我对先生总是实话实说。”孔塞依回答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我心中暗喜。

“如果先生要去同鲨鱼较量，”孔塞依接着说，“我看不出他的助手有什么理由袖手旁观！”

还说什么好呢？黑夜降临，我入睡，可睡不好。

第二天早上四时，尼摩船长派人叫醒我，我们来到甲板上。尼德·兰和孔塞依早已等在那里了。

我们一行坐小艇出发，艇上放着潜水衣。夜色尚浓，天空浓云密布，依稀有几处星光。五位水手并不着急，他们划桨有力而均匀，每十秒划一下。这是海军水手的常规动作，小艇匀速前进，溅起的水珠跌回水中，就像熔化的铅弹咝咝作响。

五时半左右，曙光把海岸上部轮廓清楚地映衬出来。我们距海岸有五海、里，那边雾茫茫一片。而在海岸和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，没有船，没有采珠人，采珠场一片孤寂。尼摩船长有言在先，我们早来了一个月。

尼摩船长站起来，看一下海面，说：“现在我们穿起

潜水衣，开始水下游览吧。”小艇的水手帮我和我的同伴们穿上沉重的潜水衣，然后随他进入水中。这次“鹦鹉螺”号的水手没有陪我们同行。

在水下，缠绕不休的鲨鱼形象全然从脑中消失，我心里十分平静。太阳已经把足够的光亮照到水底下，细微的物体也看得清清楚楚。种种奇异的景象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

我们走下一个陡坡，尼摩船长停下步，用手指着一件东西。

那是一只体积庞大的珠贝，一个叫砗磲（chē qú）的大家伙。它的宽度超过两米，仿佛教堂里的圣水钵。我估计这只贝的重量足有三百公斤，而净肉只有一十五公斤。

尼摩船长显然知道它的存在，他带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件自然怪物。但我猜错了。尼摩船长另有目的。

这只软体动物的双壳半张开。尼摩船长走上前去，将匕首插入其中，使双壳无法合拢，然后用手将壳边的膜皮掰（bāi）开。一个如椰子般大小的、可以挪动的珍珠显露出来。它呈圆球状，透明晶莹，是价值不可估量的稀世珍宝。我受好奇心驱使，伸手去摸它，想掂

(diān) 一掂它的分量。但船长示意我不要动它。他抽回匕首，双壳立即合拢。

我明(一)厂尼摩船长的意图：把珍珠塞在砗磲的包膜里面，珍珠不知不觉地就会逐渐增大，因为软体动物会环绕珍珠不断分泌黏液，年年如此。只有尼摩船长才认得无比可爱的天然果实在其中“成熟”的腔体。或许一天，他可以把自己培养起来的这颗宝珠陈列在他那美轮美奂(huàn)的博物馆里。

当然，把这颗珍珠跟我所知道的其他珍珠作比较，或者跟船长所收藏的珍珠作比较，它更珍贵。这是稀世珍宝，不是装饰品，恐怕没有哪位贵妇人的耳朵上挂得起这样的大珍珠。

看完大砗磲，尼摩船长领我们离开。我们像一群闲逛(guàng)的人，或停或走，完全随意。至于我，那种因想像而引起的担心，早已置诸脑后了。就在此时，尼摩船长突然停步，他打手势要我们蹲下来观察。

离我五米远的地方，一团黑影在下沉，直到水底。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令我害怕的鲨鱼的形象。可是，我又一次错了。

那是一个人，一个印度人，一个采珠人。季节还未到他就来采珠了。

一只小船停在采珠人头上的水面，一根绳索将他与小船相连，他的双脚还夹着一块圆面包大小的石头。他沉到水底后，立即跪下，顺手将一个个小珠贝拔起塞进口袋，然后上升，倒净口袋，带上石头再下来，这样一上一下，只用了三十秒左右。

一块礁石挡住了采珠人的视线，他看不到我们。这时的采珠人哪里会想到在如此深的海底竟然有人在偷看他，甚至每个动作细节都不放过呢！

采珠人忙忙碌碌地上上下下，每次采得十来个珠贝。珠贝的丝足牢牢地粘在岩石上，拔起来很费劲，而且，这些冒着生命危险采得的珠贝里究竟有无珍珠还不知道呢。

突然，跪在水底的采珠人做了个害怕的姿势，他挺起身子，奋力想浮出水面。

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不走运的采珠人的上方。是一条身躯巨大的鲨鱼，眼睛放光，张着大嘴，正直愣愣地向采珠人冲来！

采珠人身体一闪，避开了鲨鱼的大嘴，但鲨鱼尾巴一扫，正打在他的胸部，采珠人翻倒在水底。

鲨鱼转过身来，就要向采珠人发动第二次攻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蹲在我身旁的尼摩船长突然冲出，他手握

匕首，迎向鲨鱼，准备与它肉搏。

鲨伍放开不幸的采珠人，翻过肚腹，向船长冲来。船长蹲下身子，就在鲨鱼接近的一刹那，敏捷地跳到一旁，同时将匕首狠命插入鱼腹，鲜血立即从伤口喷涌而，将海水都染红了。在这混浊的水中，什么都看不清。

待到水中露出一出些明亮时，我看到勇敢的船长一手抓住鱼鳍，另一手继续用匕首猛扎鲨鱼腹部，但始终未能扎中要害，即鲨鱼的心脏。鲨鱼拼命挣扎，疯狂地搅动海水。

我很想去支援船长，但恐怖镇慑（shè）住我，双腿无法挪动。

尼摩船长陡地被鲨鱼的巨大身体压倒，跌翻水底。鲨伍张开大嘴，露着大锯那样锋利的牙齿朝他冲来。眼看船长性命难保，尼德·兰手拿鱼叉迅速冲向鲨鱼。他投小可怕的武器，正中鲨鱼的心脏。海水在那疯狂的鲨鱼击打下剧烈地震荡，反冲过来的水波把孔塞依也掀翻了，但这是鲨鱼的垂死挣扎，最后的喘息了。

尼德·兰把船长拉起来。船长没有受伤，他站起来，径直走到采珠人那里，割断系着石块的绳索，抱起他立即浮出水面。

那不幸的人渐渐恢复了知觉。尼摩船长从口袋里取

出一个装有珍珠的小袋，放在这位穷苦采珠人的手中。采珠人用抖抖索索的手接下这宝贵的赠子，眼中流露出感激与惊讶。又救性命又给财物，他一定以为遇到了神。

我们回到小艇。尼摩船长的第一句活是对加拿大人说的：

“兰师傅，谢谢你。”

“船长，这是对您的报答，”尼德·兰司答，“我应该回报您。”

船长微微一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小艇迅速从水面掠过。那条鲨鱼的尸体已经浮山水面，鳍端呈黑色，我认出那是印度洋里最厉害的黑鲨。眼前的一条是成年鲨鱼，体躯长二十五英尺，大嘴占到身体的三分之一，在它的上颚，等边三角形的利齿排成六排。

八时半，我们返回“鹦鹉螺”号。

回忆这件事情经过，有两点值得一提。一是尼摩船长无比英勇，二是他对人类，对这个他为之躲避到大洋深处的物种的爱心并未泯（mǐn）灭。

我向他提到我的观察。船长有些激动地回答：

“教授先生，这是被压迫同家的一位普通百姓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的心在这些国家一边。”

十一、阿拉伯海底水道

一月二十九日，锡兰岛在地平线尽头消失，“鸚鵡螺”号以二十海里的时速航行到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沙群岛之间，此地的水道如迷宫般复杂。从日本海出发以来，我们已经航行了一万六千二百二十海里，相当于三万零三十九公里了。

第二天，“鸚鵡螺”号浮出水面。放眼四望，不见陆地。船头朝北偏西北方向前进，即朝阿曼湾驶去。它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的区域，是波斯湾的出口。再往前就无出口了。

“鸚鵡螺”号不可能去波斯湾，进去后也得从原路折回。不走波斯湾，就得走红海，可是，尼德·兰说：

“红海跟波斯湾相同，也没有通道：苏伊土地峡还没有凿通呢。即使凿通了，我们这条怪船恐怕也不便在运河的水闸间冒险吧。”

我对他说，估计会在阿拉伯和埃及一带的水面逛逛后，重回印度洋，然后走莫桑比克海峡，或是从马斯克林群岛的水面经过后去好望角。